

林距离

不要急着嘲笑达明安·赫斯特

林明杰

目前世界上最著名也是身价最高的艺术家之一达明安·赫斯特,最近被中国自媒体作者笑话了。

赫斯特在英国办了一个他的收藏展,内容有两部分,中国赏石和核科学及核战争的历史照片。他还兴冲冲地发布在中国的自媒体平台。但中国玩石头的内行多,这些石头被吐槽得体外无肤。

吐槽得对不对呢?从小处看,对的。但换个角度想,却又未必了。

确实,其中有些赏石未必如介绍的那般具有历史性。如果是按古代赏石买入的,用国内收藏的行话来说就是赫斯特“吃药了”。这是硬伤,没啥好说。另有两项,则见仁见智,值得商榷——

如其中有不少石头是人工修凿的。这种手段如今被视为作伪。现在挑剔的赏石玩家连石皮有点磕都不允许,更别说动凿子了。不过人工修凿的赏石,在北宋甚至更早就有,现在北京故宫里还有。古人并不矫情。本来这就是中国古人的行为艺术加观念艺术。驭物而不为物所驭,这才叫艺术。

还有批评石形不美。中国传统赏石本来就是当时主流审美的一种颠覆,尤其米芾、苏东坡倡导的赏石审美观念更体现了可贵的多样性、多角度。要说石形“不美”,传世仅存的苏东坡藏石“雪浪石”,就是呆呆的一坨,连形都谈不上。但这正是他倡导的“丑”“拙”之美。

我们学艺术,不是越学心越窄,而是越学心越宽,越能理解和接受多样的世界和多样的表达。

还有些方面,是我们没有看懂的。他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展,把中国赏石和核题材照片放在一起?首先,赫斯特是个视觉艺术家,从视觉的角度,中国传统赏石“云头雨脚”的造型,是不是跟原子弹的蘑菇云极为相似?再者,赫斯特也是喜欢玩观念的,中国赏石是大自然力量的产物,而核科技是人类力量的产物。展览的主题是《力量和荣耀》,两者对照,不同力量创造的不同“荣耀”,谁是谁非……

我们平时多么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世界上得以弘扬。遇到个老外能说几句中文,都会大大地夸赞他中文说得真好!如今有达明安·赫斯特这样的大IP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流量,我们不该首先要夸赞他,鼓励他吗?

不是说不可以批评赫斯特这样的公众人物。他的艺术生涯离开争议和批评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功。何况别人玩石头的思路,未必与我们一样。唯其有异,方才有趣。

作为艺术家,接受艺术批评是正常的。但我们要找对点,批也要批在真正的软肋上。这次赫斯特的软肋是什么?他一贯的艺术作品都是颠覆性的,如把巨鲨切片保存在防腐剂中展出,把骷髅头镶满钻石,用转盘随机作画等。他的这些机灵劲儿,在这个展中却毫无体现。这次,他就像是那个循规蹈矩的学生。

艺术家实质上是征服者。他征服的是视觉观念,是习惯性思维。这个什么都敢征服的“艺术混世魔王”,如果将这些石头也出奇地折腾一番,我倒是佩服他厉害了。但这次,在中国传统赏石艺术面前,甚至是那些不入中国玩家法眼的假古董面前,他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只能佩服老祖宗厉害了。

希望今天的中国艺术家无愧于祖先。

希望达明安·赫斯特在中国赏石上玩得更好,更嗨。

“很难定义”中见性情

毛时安

我和画家李向阳是好朋友,他发微信说“叁柒贰叁美术馆有个很难定义的展览”,就是他的个展《色·见》。

日常接触中我发现,向阳虽然像个北方汉子,像梁山好汉,颇有军人气质,脸色黑黝黝的,沉默时很严肃,但其实非常真性情。我常碰到他,聊到激动处,他眼眶会发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突然停下,特别让人感动。

我最早认识他,身份就是“上海美术馆馆长”。我算是美术界的“票友”,后来进了上海文化系统,和他有了直接的工作往来。向阳为上海美术事业做的贡献,简直像“工兵滚地雷”,难以想象。上海美术馆改造、中华艺术宫改造、当代美术馆改造、油雕院美术馆新建——上海重要的美术展陈空间,一个不落,几乎都和他有关。

他在戏剧学院学的舞美没白学,舞台装不下,就把整个上海当成舞台,用舞美的眼光、理念和构成做美术馆。我知道,其间遇到的无数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他坚持、奋斗、争取、烦恼、沮丧,求爹爹,告奶奶……偌大个男子汉像孩子般噙着泪水,当然,最后,他成功了。

当然,他也是优秀的画家,人生经历了几次重要蜕变:从舞美出身,到艺术家、油画家——画过《烈士的遗孤》这样令人潸然泪下的革命题材,再到美术行政工作者,而且每次都做得很好。之后,他从写实绘画转向非写实,又从架上画突破,变成今天的样子。他对艺术的不断追求,都透着真性情。

这个展览最打动我的是:它既先锋、小众,是观念加装置的实验,以先锋姿态关注我们正在巨变的生活和行进中的历史。它又大众、时尚,吹动我们心底的涟漪。红、绿、黄、蓝、黑、白、紫,七种颜色,七件作品,七个空间,见证了一个上海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当代人,七十年,虽不轰轰烈烈,却也波澜起伏的人生。

这是一个出道于舞美设计的艺术家,为自己打造的一处“人生剧场”。剧场里面有思想、有感情,也有切肤之痛。人生背后对世界的感悟,渗透了自己秘而不宣的、需要我们去解读的、内心的密码。

《红》由两件面对面的作品构成,一件是一大块红色底板上层叠的浮雕的宋体红字,密不通风的“红”有关的词组,如红楼梦、红歌、红尘、红线、红马甲……对面长长一条是与他生活有关的红色小物件,可乐罐、中华烟盒、热水袋、红筷子、红相册、红奖章、红色的结婚证……红色背后的甜酸苦辣,五味杂陈。画家说,自己是崔健歌中唱的“红旗下的蛋”。《白》,医疗用品制作的各种

造型,以及背后层层在微风中摇曳的白色纱幕,肃穆地提示着从非典到那场席卷全球的病毒灾难,昭示着人类与病毒不懈抗争所做出的悲壮努力。

《黄》,矗立的黄色脚手架,地上堆着黄色的安全头盔,是对自己建造美术馆的记忆,还是对背井离乡一年四季为着中国现代化奉献了一切的农民工的致敬?引人注目的是,挂在脚手架上的一只头盔里有几根碧绿小葱,生机勃勃在生长,那是对刚过去的侵袭人类无数生命的新冠岁月的解读,还是农民工生活希望的象征?他的表达很含蓄。向阳没明说,但我懂——他干过三个工地,又在老山前线见过战士在坑道里用钢盔种的葱和蒜,对这些太有感情了。这辈子里都忘不了展览里许多与他生命相关联的细节。

对我来说,《色·见》像回忆录,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历史记忆。这些作品里融入的人生体验,是无法替代的真情,所以我说这是“不伦不类”而有“真性情的东西”。《色·见》,七色之中见深情,七色之中有思考:色是实,亦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



后,他从写实绘画转向非写实,又从架上画突破,变成今天的样子。他对艺术的不断追求,都透着真性情。

这个展览最打动我的是:它既先锋、小众,是观念加装置的实验,以先锋姿态关注我们正在巨变的生活和行进中的历史。它又大众、时尚,吹动我们心底的涟漪。红、绿、黄、蓝、黑、白、紫,七种颜色,七件作品,七个空间,见证了一个上海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当代人,七十年,虽不轰轰烈烈,却也波澜起伏的人生。

这是一个出道于舞美设计的艺术家,为自己打造的一处“人生剧场”。剧场里面有思想、有感情,也有切肤之痛。人生背后对世界的感悟,渗透了自己秘而不宣的、需要我们去解读的、内心的密码。

《红》由两件面对面的作品构成,一件是一大块红色底板上层叠的浮雕的宋体红字,密不通风的“红”有关的词组,如红楼梦、红歌、红尘、红线、红马甲……对面长长一条是与他生活有关的红色小物件,可乐罐、中华烟盒、热水袋、红筷子、红相册、红奖章、红色的结婚证……红色背后的甜酸苦辣,五味杂陈。画家说,自己是崔健歌中唱的“红旗下的蛋”。《白》,医疗用品制作的各种

老建筑里的新展览:当城市记忆向公众打开

卜翌

这个夏天,南昌大楼的名字突然频频出现在朋友圈和短视频里。作为上海近代高档公寓的代表,这栋建于1933年的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建筑,由永安地产公司投资建造,俄国建筑师列文主持设计,原名阿斯特屈来特公寓,因居住过多位沪上知名人士,对于路人来说总有高深莫测感。这栋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曾是卢湾区中心医院门诊部,是不少周边居民的旧时回忆。但引发流量热议的原因并不在其典故旧闻,而是源于一场二楼的展览。市民可以预约进入观展,看完还能借机走上大楼天台,看一看市中心难得的一片纵横交错的弄堂风景。当然,进入者会被特意提醒“不要干扰居民”,提醒人们这不是一座常规对外的博物馆,显示出各方在公共与私人、历史与当下、艺术与日常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事实上,南昌大楼并不是个例。近年来,上海有越来越多的百年建筑因为展览,或某个文化项目而打开大门,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体验。

譬如近期在上海邮政博物馆举办了《世纪见证者:当徕卡遇见中国》主题展览。这座建于1924年的欧洲折衷主义风格建筑,曾是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坐拥上世纪的“远东第一大厅”。其与第一台量产徕卡相机Leica I同年诞生,百年间见证了中国邮政的变迁史。在此地举办摄影展,除了展示摄影器材的技术进阶,更通过光影艺术与历史建筑相得益彰,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同样,位于外滩的华尔道夫酒店,作为外滩建筑群中的标志性建筑,其历史可追溯至1911年的上海总会大楼,是1910年建成的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高门槛的形象根深蒂固。但最近也因为艺术展而向公众免费预约开放其一楼和二楼空间,普通市民可以自由进入,近距离欣赏其号称老钱风天花板的华丽穹顶,和充满年代感的三角电梯。

证券博物馆则提供了另一种范例。这座前身为浦江饭店(原礼查饭店)的建筑,是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始创于1846年,接待过爱因斯坦、卓别林等中外名人。在此地诞生了中国第一盏电灯,接通了中国第一部电话,如今,游客不仅可免票预约参观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还能坐进“上海最美阅览室”中感受历史氛围。在这里,建筑本身成为最大的展品,而展览内容则赋予了建筑新的意义。

曾几何时,这些百年建筑只是市民仰望的对象,属于“别人”的世界,仿佛不可僭越的阶层,普通人鲜有机会进入。如今,展览的引入让这些空间发生了“转译”,老建筑不再是遥远的风景。

转变始于功能的重塑——当东亚银行大厦化身“沪港银行历史展览馆”,黑白格地砖和大旋转楼梯被赋予“网红打卡地”的新使命,建筑就完成了从权力象征到美学载体的蜕变。

还有那些梧桐区的老洋房——比方建于1932年,由知名法国建筑师费安设计的西班牙样式和典型装饰艺术风格的高安路78弄,正在举办《时间的单位》展览,以时间为关键词,从代际、文化、材料和感知等不同层面记录当代生活中微妙而深刻的时间痕迹;同样是装饰艺术风格,建于1933年的长乐路386弄联排巷子里的《片场 On Set》展览,则汇集了十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共同构筑幕后的片场;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淮海中路796号历峰双子别墅,始建于1921年,由当时的沪上买办姜炳生出资建造,至十月都有《瑰宝启幕:法兰西喜剧院舞台珠宝臻藏》展览,亦可免费参观……

这些百年建筑向公众开放,不仅仅意味着物理空间的开放,更意味着文化空间的共享和城市记忆的传承,使建筑转变为可触摸、可阅读的城市文本。老建筑里的展览之所以吸引人,不只是因

为展览内容的文化品质,或者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更因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当人们能亲身走进这些建筑时,历史的宏大叙事便被具象化为一个个细节。民众意识到原来自己也能与这段历史发生关系,这种体验本身,就是文化价值的一部分。作品之外,建筑和周边的生活场景都成了展览的一部分,构建了一种历史与当下的连续性。

当然,这一现象仍有再探讨的余地。譬如如何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访问之间找寻合理秩序,以及空间保护与使用的矛盾,避免短期的热闹可能造成的长期损害。再者,展览内容与空间气质之间,也需要契合度,如若仅是把展览“塞进”老建筑,可能反而显得突兀。如何让展览与建筑互相成就,而不是互相消解,需要策展人更多的智慧。

尽管有矛盾与挑战,“老建筑里的新展览”打破了文化消费的固有边界,文化体验由此变得更多样化、亲近化,也推动了城市记忆的再发现。不少建筑因为展览被重新看见,不仅提升了市民的文化认同感,也有助于推动保护行动。

老建筑的开放不是简单的空间让渡,而是一场关于城市文明的社会实验。百年老建筑,如同沉睡的宝藏,正在通过展览和公共项目被唤醒。未来,如果这种模式能够持续并优化,或许会形成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生态。

老建筑里的新展览不时提醒人们:真正的城市文化,不在于新建多少高楼,而在于如何善用那些被时光磨砺过的空间,让它们在今天继续讲述故事,而在这个流动的进行时,每个走进的人,也都是续写故事的作者。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